



解春集文鈔卷第六

錢塘

馮



書二

答友人問二適相為服書

足下適也足下兩弟其母亦非庶也禮不二適所以重正未有匿不言適在而復異地別娶如適者歸又不能倣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則是足下先人之失也禮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顧使二適專堂兩婦執祭物莫能兩大而內寵竟竝后也有是禮乎昔舜不告而娶昏禮蓋闕故堯典以釐降二女為文不殊適媵傳記以妃

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今乃士庶之家而有二適當時宗長不能糾其繆執友不聞繩其愆今父已沒矣過已遂矣兩弟又爲足下母服三年矣弟母沒足下欲不爲之報此其所以結怨而速訟也夫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嚮使尊公制先後之義異母崇卑讓之道兩弟達長少之序足下行變禮之中則何爲而有此訟乎張華曾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後又娶丙居家如二適其子宜何服太傅鄭冲議曰甲失禮於家二適竝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丙之子竝當三年禮疑從重此一說也然而足下宜從之乎太尉荀顛議曰

春秋譏竝后匹適今不可以犯禮而遂其失也先至爲適後至爲庶丙子宜以適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丙昔屈建去芟古人以爲違禮而得禮丙子非爲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敘之義也此一說也然而足下兩弟宜從之乎今官斷令足下如服慈母者此卽晉時秦秀議也東平王昌父忠取二適室昌疑所服秦秀議曰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適依此禮乎不得已姑依官斷足下之情亦平而兩弟之訟可息矣如欲終訟則非僕之所知也

與邱穎論堂不應爲人後書

繼禍大事始奉族長之命立經今欲罷而歸之改立堂此何理乎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五旬之中一子一奪竟侔兒戲何立嗣之不如弈棊也吾聞之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今止一子堂必欲與去聲爲人後不亦秉心忍乎桓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聲極哀謂其往而不返也今足下之意將無以爲在彼猶在此乎是爲利動此心益不可問足下必不其然昔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亾國之大夫與爲人後

不得入王肅注曰人已後而又爲人後故曰與與之爲言求也不得入者惡其無恥也足下解免於眾曰吾非無恥爲利動不忍伯父之無後而後他人子故必爭之夫不忍其伯之無後而獨忍其父之無孫反而求之蓋亦不得於心矣然足下猶得自解曰吾年富力強安知其不再生今堂生已九年九年中不聞復舉子非生而不育也自茲以往脫竟不生奈何卽幸生矣或非男子奈何使死而有知先君若問堂也足下將何辭以對今與足下謀者皆阿足下意不敢逆噫疾之美者毒滋多故趙良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亦欲足下聞吾言而

藥之也死罪死罪景再拜

與邱穎第二書

足下之意是也而事非也事不師古而行其意如之何其可哉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終身不嫁爲內私壻不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之義也蒼梧燒取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猶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原足下之意固亦無惡於天下何則伯父之存也視足下

猶子也今於其沒乃不得視猶父也足下已孤不可出繼盡然傷心止一子堂不惜舍以嗣夫固以義動者邪然而非也案儀禮喪服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聖人制禮本天理酌人情爲萬世法如山之重不可動移今堂者足下之適子也又單傳斷然不可爲人後明矣況足下之伯父特繼禰小宗耳又非大宗比烏得執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之說而冒行之也哉且絕云者蓋謂自同父周親以迄大功小功總麻無服之人通一族而計之皆無應繼者乃爲絕也今有經在大功宜嗣何云絕

乎經於足下之祖猶堂於足下之伯父其義均也若以經爲他人之子不得立何以別堂非他人之子而得立邪抑何弗思之甚也律曰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云云倘不論其獨子單傳必同父周親而後可也則竟曰儘同父周親足矣何必更曰先儘曰次及乎至於子思兄死使其子白繼之二語不見於經傳其爲後世好事者之說無疑卽以理斷亦舛謬殊甚孔子沒子思以孫承重爲喪主此人所共知者果有子白繼之之事將繼之於孔子生前乎抑沒後邪生前則宜命自孔子子思何敢自專其謬一也且使子白旣繼子思之兄爲大宗

則孔子沒子白以適曾孫承聖人宗祧爲喪主矣子思固庶孫耳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豈敢與其子爭禮其謬二也若繼在孔子沒後是沒時子思之兄尚存何以不爲後而聽子思爲喪主其謬三也反覆推究皆不得其解則其說之荒誕無稽可知矣姑就其言論在子思命繼之猶之可也出於子白則爲自絕其親有是理乎父與伯父孰親今足下於伯父之無後則不忍焉於己親無孫則忍焉何其悖也考君家譜系象豫次子純固宜嗣然象豫遠宦於外而純有母喪適扶柩歸儼然在憂服之中母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謂可不待

父命而出嗣不邪古者出繼必奉父命晉書羊祜傳祜無子帝以祜兄子暨爲嗣暨以無父命辭帝又令暨弟伊爲祜後又不奉詔帝怒竝收免之又按隋書劉子翊傳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曰格子邵文莊公名寶字二泉無錫人曰人之子而子於人遂爲之子尊父命也父沒則母命之父母沒矣伯叔雖絕嗣將不得子之乎請於君君命之猶父命之民之微曷以請於君請於令長猶請於君也日

格子亦通變之言耳以晉武帝之尊威尚不能強其子之必從而謂族長可不待其父命竟抑令出嗣乎哉今必曲爲之說曰象豫不欲嗚呼此沒後一日事耳千里外之人何由逆知之而曰不欲且人又何由逆知其意中事而漫曰象豫不欲也有駁立後議者曰堂獨子也不得爲人後而律不載其文然則堂獨子也可以爲人後而律反載其文乎又曰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不知小宗可絕云者謂小宗自身無子苟族中乏應嗣者不必爲之立後非謂大宗無子小宗可自舍其適子而後大宗也喪服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

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萬一宗族無昭穆相當爲人後之人則足下之父支子也可以出繼而足下與堂皆不可者也且天下豈有無父之子異日堂應童子試書三代籍有祖與父將安書或曰足下之伯父履泰曾生子魁魁亾則堂宐後魁然吾聞魁生而殤殤則不後安得藉口生前將立以爲孫一語哉夫準之於情考之於禮律之以法皆無所憾而乃大以爲不然試問絕己之嗣以嗣人其果情邪禮邪法邪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今足下所與日夜謀於私室類非通經學古之徒事必有悔及今改之猶可及止春秋譏遂事而書戒恥過作非不然逆天道非情也違聖教非禮也蔑王章非法也將何所逃罪僕言至再不可則止亦不三瀆矣然終望足下勿行己意而師古道哉

荅孟達問喪服書

景頓首復書伯通足下辱問喪禮五服三殺之說景旣禱昧粗讀喪記未經講求然亦嘗聞之於先正矣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

畢矣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已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上推以及已之祖子者父之孫下推以及已之孫是爲以三爲五而又上推以及已之高曾下推以及已之曾元是謂以五爲九五衰之等唯父與長子三年族莫重也以三爲五則祖與適孫期矣以五爲九則高曾與曾元三月矣昆弟期而從父之昆九月從祖之昆五月族昆三月所爲旁殺也其不曰五爲七者服數盡於五也雖然高三月則曾宜小功祖服期則曾宜大功乃爲齊三月奚句不敢以旁服加乎尊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時日恩殺也此之謂上殺高

曾曾元同爲三月所以報也然高曾服同衰而曾元總卑也此之謂下殺堯峰汪茗文氏乃疑曾祖距祖一世顧爲祖齊衰期而爲曾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夫亦未明旁服之不敢以加於尊也與足下又疑父在爲母期而妻服亦期聖人制禮何無隆殺也是有說段成式酉陽雜俎曰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者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閻徵君歎其解致精且不獨削杖一也拜用稽顙二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也爲母期雖除猶申心喪三年爲妻禫已過夫必三年然後娶以達子之志若是者何也

妻者齊也其承宗嗣之重故非他旁親之期所敢竝若
文又疑高祖在九屬之內大夫得立高祖廟士亦得祀
高祖而顧不爲之服此若文不讀康成注而誤說也喪
服齊衰三月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
服服至尊也注云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
孫爲之服同也又下總麻章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
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賈公彥爲之疏亦云高祖元孫皆
有服而若文顧尚以經文不備爲疑乎若文遂議喪服
傳舛譌而并詆漢魏諸儒守師說而不變何其弗思甚
也今人於喪禮罕所審問誠有張口坐雲霧之謂足下

獨有盡心可謂加於人一等矣有疑再析不勝起予

與友人論葬親不毀室書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蓋謂親所宜有之分人子必當
竭吾之力以致之耳前日足下送母柩出塋左行有窶
人之室當路隘必毀之始可執引右行則皆康衢也第
迂道二里乃足下必毀之而徐新其室以償之窶人固
亦無怨母乃竭其力以事親於無用之地也乎僕忝雅
故不憚喋喋而足下大怒告客曰季子皋葬妻猶犯人
之禾而不庚而況於母乎是不然古惟國君將葬則除
道毀室士葬其親而除道至於毀室僭制踰分何如者

非禮也亦非孝也昔者鄭葬簡公子產不毀游氏之廟與司墓之室雖遲朝塋於日中猶云無損於賓而民不害則於迂道二里乎何有彼臣葬其君且然況士葬其母也哉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子舉則爲邑長於斯不買道而葬也可足下豈亦爲邑長於斯乎孔子曰死葬之以禮今僭制踰分以事其親亦非親心之所安也夫人子以不安之禮加親其於孝德欲益反損僕故述其所聞於古者而以告

荅百詩疑武成月日書

今文二十八篇之書有單書月以紀事多士惟三月周

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單書日以紀事牧誓時甲子昧

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

然亦以武成篇有粵若來

之書故讀者可以互見不必復冠以二月此省文也

召誥丙午至甲子皆冠以三

月顧命甲子至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誥篇戊辰王在

新邑烝祭歲止書日而必結之曰在十有二月其詳明

如此未有以此月之日紀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

讀之竟似有三十四日而後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

成始先生疑之曰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

午師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八日矣復繼以癸亥陳于

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

角春集文金 卷六
不見冠以二月豈今文書法例邪景以爲此殆與作穆
天子傳及汲冢周書者同出一手也穆天子傳卷一自
戊寅迄丙寅凡四十九日卷二丁巳迄癸亥凡六十七
日卷三甲子迄甲辰凡四十一日而中間皆不冠以月
周書亦然今觀世俘篇曰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
甲子朝至接于商云云次丁卯次戊辰次壬申次辛巳
次甲申次辛亥次壬子癸丑甲寅乙卯自二月庚申朔
數至乙卯已五十六日不冠以閏二月而下卽云時四
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且中間復
說剋紂命伐時日如庚子乙巳不標以月夾雜非體史

家紀事烏有此舛駁邪按隋唐經籍志藝文志皆稱周
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而晉束皙傳亦稱
與穆天子傳同得益驗其竝出一手無疑也故所見略
同如此

與金蕭山書

父之於子無不愛也然稱嚴君何哉既愛之必勞之雖
威以夏楚而仍主於恩爲民父母何獨不然故曰刑罰
不可以慈民欲以刑罰慈民是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
親矣非惟弗親鞭之亟而將噬人蕭山之民悍以譁所
由來久於今爲甚蓋自己巳春狃於

南巡渡江之役

帝有恩言霽威而拊循之於是蕭民往往大言曰吾儕且見

萬歲矣何有於百里之宰爲執事泣官而痛抑之其尤桀驁不聽令者又重加笞且荷校於市以僇辱之始不過冀其改今則民視宰如敵仇矣夫旣日與民爲仇而冀其革心以從我是猶負舟上山抱車入淵徒勤而無功也則莫若解而更張之所謂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其時矣善乎賈生日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自古至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夫知民不可

敵敵且弗勝也恩斯勤斯民乃懷矣是故慈民以德不以刑狎狗以骨不以鞭民雖卑且愚使之取吏必取其愛焉故曰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愛之千人萬人愛之有歸則千萬人之吏也又聞之荀卿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與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莫若靜之庶人駭政莫若惠之賈生之言主於愛荀卿之言主於惠馮景之言主於寬其義一也慈民之術備矣執事其圖之景忝與尊先公雅故兩令弟及吾門景於執事有世講之誼故不惟公爲桑梓而其實私爲執事敢獻苦言之藥於左右惟執事飲而盡之沈疴去體不勝大願

景再拜

與吳征吉書

足下無以合門食糜爲憂也此實千古美談足下田連阡陌秋收多儲而家猶食糜何哉非夫殫蓋藏以振鄉里之餓人而然邪則足下高義幾與漢伏惠公湛比隆矣湛爲平原太守謂妻子曰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其食麤糲悉分奉祿以振鄉里假令鄉人皆飢足下閉門鎔倉一家獨飽此則伏公之罪人也雖然吾不惟高足下之義兼服其智使足下亦如世之守錢鄙夫錙銖而惜之升斗而靳之六邑皆飢一家

獨飽則必犯眾怒共起而發其儲如振槁有求安居食糜而不可得者吾是以服足下之智也今蕭山又饑縣公親至足下之門求助賑足下立捐如干石昨張寶善來藩署嘖嘖稱說於方伯前方伯大義之足下益宜努力無以斯舉自滿無爲善有始而不卒則真吾友矣魯仲康嘗言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失所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足下卽不望報然作善降祥行道有福理不可誣也前所贈序皆道其實非敢爲諛人不深悉足下者輒疑荒文多溢美足下勉之一雪吾言爾

與毛會侯先生書

讀先生所作戴烈婦傳其事彰其辭雅必傳無疑第系之於戴則非也戴父姓也吳夫姓也此如曰女則系之乎戴曰婦則系之於吳此名例之不可紊者然則宜何稱曰宜稱曰吳烈婦戴氏斯可矣杞叔姬已絕於杞而歸卒於魯然春秋經書曰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成公八年傳曰杞叔姬卒為杞故也杜註還為杞婦故卒稱杞是也齊人殺哀姜而君子以為已甚故傳曰女子從人者也僖公元年亦有女子已嫁而未成乎婦者死則歸葬於女氏之黨見禮記曾子問是故君子之稱名不可苟將以信今而

傳後也況吳烈婦之死如此卓卓又得先生之文傳之而奈何仍其父姓沒其夫稱乎景願先生應時改定一辭之贊不為無益也死罪死罪

荅毛大可先生書

荒文樂人彈射惟恐不盡先生指景行文三病皆洞見至隱正如疾在腸胃發結痞穢藥所不及而華元化獨能抽割積聚斲截湔洗之也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其創有不立愈者乎沈疴去身感激何已至譽荒文此時已優為退之所期望者須過之爾辱褒太過何敢當前景與會侯明府論吳錫妻戴氏之死作傳者不當稱其

父姓宐曰吳烈婦戴氏斯得之而先生以爲非謂婦無稱夫氏者雜引世說東海郝夫人婦人集鍾氏女漢史班昭樂府徐淑以及鮑靚蘇蕙桓少君謝道蘊杜泰姬辛憲英輩不一而足其說可爲詳矣然景終未釋然者蓋以尋常稱謂與作傳辭例固自不同也稱謂則從本姓類如先生說若特爲立傳斷未有不屬之某人妻者卽范蔚宗列女傳可觀矣如云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之類此古今作傳之正體定例也婦必從夫天經地義名斯正而言斯順旣稱某人妻然後詳其爲某氏之女亦不沒其所自出行文辭例不當如是邪

卽班昭當時皆稱大家然後世稱曹大家不稱班大家也景試再舉一漢人作傳者以例其凡如皇甫謐作酒泉烈女龐娥親傳娥親龐淸母也其父則趙君安也如先生說奚而不曰趙娥親乃曰龐娥親邪不寧惟是上溯西漢時嚴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媪其母不生於空桑胡爲不著姓乃曰嚴媪也又上溯之孟子之母齊姜氏亦不著姓千古皆稱孟母所從來矣昨辱賜書第舉後漢劉長卿妻荆耳守節朝廷旌其門曰行義桓嫠一事謂可比例景慎思之亦實有故蓋原劉妻無忝所生之心而爲之旌故變

常例稱義桓觀其告宗婦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
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
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
於是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故顯其門閭而號曰行義桓
葵以此也我故曰此以義起不可爲例鄙見如是未審
可否茲事關係殊大如義有當發明更望賜以藥石景
再拜

與毛稚黃先生書

辱賜思古堂集讀湖賦書後一篇大怪久之疑非先生
之行與其言爲盛德累不細故敢以白景聞之儒之爲

行也其坐起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愛其死以有待
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禮孝子不服闈
不登危懼辱親也先生服習道德久且老矣偶然觀潮
尚非玩物喪志獨奈何逼岸而立潮至不避以可愛之
軀昧垂堂之誠釋千金之重等鴻毛之輕浸假而天吳
不仁肯母肆虐遂辱先生於溟渤茫洋之中若之何縱
有天幸如呂梁丈人入而復出然所失固已多矣洪範
五福載考終命而知命者不立乎巖牆屨韉沾溼潮轉
而退危乎危乎葵猶能衛其足何先生之知不若葵也
士君子處世不苟爲同亦不好爲異彼慄者笑者孰愛

解春集文鈔卷六
我邪不以咎悔乃更欣然自得且曰卽潮拍我去我將
執銀鞭隨伍公後逐潮去來自不惡何避爲噫此不過
大言以愚眾耳先生其信能然邪夫心不存慎終之規
口不吐訓格之言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是古所謂庸
人之儀者非所望於先生昔子貢觀於蜡而不樂曰一
國之人皆若狂孔子曰百日之勞十日之樂非爾所知
也雖然一日可何乃十日爲期來年又約率其讒子弟
以縱欲極娛賢者之爲愚夫則之佚游是好遂成風俗
狂孰甚焉乘危徼幸不仁見險不止不智違眾立異非
禮也恥過作非非義也壽張爲幻美言以市非信也要

是嗜奇太過未可以訓宜亟刊落此篇毋惑後人死罪
死罪景再拜

勸友改過書

足下毋自怙過謂其細已甚不足責也細行不矜終累
大德責善朋友之道也王孝逸樂聞過而凌敬樂逢善
人足下其勉之矣足下日日晏起而馬行不疾輒鞭之
僕流汗狂奔至於疾發曾謂平日講道論德以聖人爲
期者而有是乎夫聖人不可卒學宜學賢者以至於聖
人無難仇覽管寧漢之賢者也文中子隋之賢者也郭
泰常問覽曰子亦有過乎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

耳管寧渡海遇風舟將覆危坐自省曰吾嘗一日科頭
三朝晏起豈爲是乎而中說記文中子不乘悍不奔馭
以是觀之足下何謂無過適足下屬書齋聯因書曰過
也如日月之食復其見天地之心日鑒在茲可以長善

荅弟又程書

程八來淮得弟書知兩大人善飯歡喜無量弟授徒正
須刻苦何乃窮餓爲憂吾廣弟意憂有甚於此者正在
不窮不餓耳古來王侯將相勃興窮餓不可勝數惡有
士不困厄而能激者乎吾嘗自喜生平有十大幸惟一
不堪最貴男子身一不爲商賈人二親慈弟恭門內肅

雍三生於山明水秀之區四性嗜讀書喜屬文五人或
形殘吾官骸完六人或惡弱有罷癘之疾吾天姿剛正
又健無病七生當太平八所主皆賢公卿九存心利濟
十年奏記活千人以上不可計十一不堪者窮餓爾吾
卽無一幸而老死翳桑亦命也猶安之況不堪者少而
所幸至多吾豈能以其所憂之小而易吾所樂之大哉
且古來齧雪吞氈如蘇屬國塵甌釜魚如范萊蕪三旬
九食如陶彭澤其餓濱於死然其死也不以餓而趙主
父齊王建周條侯淮南厲王鄧大夫輩空萬萬可以不
餓而卒餓死其他甘餐美食豢畜一生與草木同腐者

萬億而無算人貴自立耳窮餓何傷哉少壯真當努力
斷齏畫粥惟恐失時贏糧躍馬逝不可追乙丑良月朔
日

上總漕徐公薦顧秀才狀

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
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
之今自丞尉之微雖國有顏子亦無絲知其姓名治不
古若奚怪哉迺若尸大位養尊優以簿書期會爲務不
知下賢之禮士之賢者亦恥由於其門是以草茅高簡
傲之名而公府鮮勞謙之美上與下交失之子游之宰

武城宓子賤之治單父皆賴賢人而成功不寧惟是雖
堯舜之聽天下亦孰不務求賢以自輔乎周公下白屋
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不多才藝哉誠欲得士之用
也是故孔子曰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此道至
於今不廢今執事部下諸生山陽顧諝經明行修人倫
綱紀執事既嘗重其名矣誠欲見之宜以賓禮先不可
以部下諸生遇也有謂此生可召而致幕府者其言頗
誤執事執事卽欲見無由矣昔李彊爲益州牧喜曰吾
今得嚴君平矣揚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
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

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竊見執事能勞謙者也故敢以此言進伏斬師孔子之說而法堯舜周公子游子賤之所以治求百福之宗神明之主敬禮君平亾爲子雲所笑其於古道殆庶幾焉謹上狀

解春集文鈔卷第六

解春集文鈔卷第七

錢塘馮景山公

題跋

御書跋

康熙癸未春

皇帝閱河南巡遂省方至江浙駐蹕武林

御書聖製初夏登樓臨水七言絕句一首題與詩共三十四字 特賜翰林院檢討臣毛奇齡時年八十一矣苟非宿德舊學久注

帝心惡能致此昔唐太宗嘗賜飛白於馬周不過十許

字宋太宗書玉堂之署賜蘇易簡不過四字卽宋仁宗以飛白書鐵御史賜吳中復理宗書翁和堂賜韓祥書南谷賜鄒應龍孝宗賜石湖之號於范成大亦屢三言兩言耳彼皆宰輔侍從而所獲止此然且史官書之傳中以爲榮寵而檢討臣奇齡乃得此於
聖明遇何隆邪草野臣景幸瞻 奎光敬爲之跋并望
毛氏世世萬子孫永保此丕顯休命

書齊風載驅詩後

載驅詩曰齊子豈弟從來訓詁諸儒謂當讀爲齊子闔音開亦鄭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闔古文

尚書以弟爲圉圉明也說文云闔開也夫上言發夕刺文姜之從兄宣淫自初夜而來則載驅薄薄如是之急且捷也此言闔圉謂文姜旣遂所欲至侵明而去則垂轡瀾瀾如是之舒以緩也詩人立言其次序井井風刺昭昭不可易如此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圉者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圉而鄭依之下至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闔明發行則不得讀以如字也明矣傳曰豈以彊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大雅泂酌卷阿諸詩凡稱豈弟君子乃人臣尊君之美稱而以目淫亂之人可乎乃曰言其樂易正以愧之則是貞可目爲淫

淫可目爲貞喪亦不足榮貶亦不足辱奚示勸懲天下
夫歷經此五名儒之所校定其理明義精如是今學徒
猶不從之必如字讀予故於此有憾焉有憫焉悼經義
之弗明傷古學之不復也後有篤信好學君子庶幾聞
予言而有考焉

書項羽本紀後

司馬貞謂項羽不宜登本紀宜列世家或又以爲列項
羽本紀於漢高之前此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彼其
說皆非也作史之大綱在明統周有天下秦滅之而統
在秦秦有天下楚項羽滅之而統在楚楚滅而天下之

統乃歸漢耳羽入咸陽殺子嬰燔秦宮室於是分裂天
下而封王侯政由己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然代秦而
號令天下則旣五年矣此五年之統非羽誰屬哉天下
不可一日而無君君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統當是時羽
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是漢爲楚所立也漢之爲漢君天
下而一統者且四百年然卒遵羽是封之名以爲有天
下之號而不敢易猶謂漢不承統於楚得乎則項羽宜
登本紀宜列於漢高之前統在則然亦作史之例則然
而猥云史遷不以成敗論英雄乎哉

書項羽本紀後二

或謂項羽雖將五諸侯滅秦而羽本紀仍書漢之元年是天下大統史遷不與楚而與漢也是固然然春秋之法有名與而實不與者是故其人躬行弑逆而爲君則直書其弑君而仍不沒其爲君之號於是史遷作項羽本紀之權衡起矣羽旣滅秦而暴興也則登之本紀而不沒其爲君之文羽惟放弑義帝而自立也則以漢紀元文與而實不與所以彰其弑君之罪是固春秋之遺法而史遷用之義竝行而不悖也不然秦漢以還篡弑而君天下者多矣史槩絕其統乎吾知雖董狐復生亦必直書其弑而不沒其爲君曾謂五年爲政之項羽業

已宰天下封王侯顧欲削其本紀而降爲世家可乎哉卽如司馬貞之說羽旣身屠國滅子孫無噍類矣尚何世家之有

書蓋寬饒傳後

吾乃今而知漢宣不及孝文遠矣孝文時天下治安賈誼少年無故至於痛哭流涕長大息而不以爲怪今觀宣帝之罪司隸校尉蓋寬饒奚爲者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帝以爲怨謗論大逆不道如法而寬饒

自劉北闕下嗚呼漢廷剛直公清如寬饒者老成有幾
所言又切中當時之病特以言語細過借名殺之其他
趙韓楊皆不得其死宣帝於是爲濫刑矣或曰官天下
誠非人臣所宜言寬饒自有過耳曰客獨未讀孝文荅
有司請豫建太子詔乎曰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
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以是觀之寬饒何過之有且
孝文除誹謗詔祝詛大逆猶宥之況寬饒引經論古之
言何爲不道哉雖然不惟宣帝賢如光武猶不能容韓
歆而貶桓譚明如唐太宗踣魏徵碑而殺劉洎張蘊古
此以知納諫之難矣況後世人主賢明不若宣武文皇

什伯者乎吾是以嘆孝文誠仁君也

書馬援戒兄子書後

吾嘗上下古今而歎行不逮言者何多也其有見賢思
齊動則違之欲益反損爲世悼惜悲夫馬援以兄子嚴
敦竝喜譏議故在交趾還書誡之其言可謂深切著明
矣吾謂義在不言人過則不必更譏杜季良不譏季良
則季良之仇人何由藉口而訟於帝而梁松竇固叩頭
流血之恨何自而成哉且方誠其竝喜譏議而乃復以
季良輕薄爲口實是亦好議論人長短而輕加是非者
也夫旣曰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而已則肆談之烏

在口不言人過乎至言愛重龍伯高願汝曹效之吾謂
援實未能效伯高以召慧苴之讒而受梁松乘驛責問
之辱奚以明其然也松帝婿貴重援倨受牀下之拜父
執雖尊禮無不答是謙約之道違於伯高者一及征五
溪謂友人杜愔曰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
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蓋己畏梁竇之讒而又不密宣言
於人使彼益忌是敦厚周慎之道違於伯高者二且夫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不智彼梁竇者驕寵已久援
教之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
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不惟盡言招過亦昧括囊之義

矣是口無擇言違於伯高者三援自征交阯還年已衰
暮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必欲馬革裹尸何其可已而不
已邪臧宮願以五千騎立功南單于帝笑曰常勝之家
難與慮敵況援自請擊烏桓旣無功歸及聞武陵蠻寇
臨沅又自請行兵凶戰危而援嗜之卒爲疾疫困安在
其有威也是其違於伯高者四蓋援所愛重而願效之
者猶相違背如是故君子貴乎不言而躬行

書歐陽子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後

陳執中爲相嬖妾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而范鎮乃
云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

任其咎若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則歐陽子此書所斥邪佞希合者蓋鎮也夫宰相寵一妾而敢於殺婢其事亦不爲小矣薄昭帝舅坐殺漢使迫令自裁梁孝王子濟川王明坐殺宦者廢徙房陵趙繆王元亦坐以刃賊殺奴婢子男身死國除皆所以重人命而罪專殺也宰相妾敢爾邪又觀建武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大哉王言宰相之妾旣可倚勢殺無罪之婢則宰相之妻愈可以倚勢殺無罪之奴而凡爲天子宰又可殺無罪之人爲天下君又可殺無罪之士如此而尚能和陰陽熄盜賊平獄犴邪且家

之不齊尚可以相天子理天下邪使其君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復之執中而甘心焉曾是以爲等級明堂陛辨邪甚哉景仁之蔽也今不明正其罪以助爭臣反巧言希旨而庇愚相宋史猶云識者躉之何其顛倒是非如是甚也而歐范之優劣定矣

書尹洙與延帥論事狀後

歐陽公嘗稱尹洙爲文章簡而有法通知今古予讀其河南集二十七卷信然嘗歎師魯之才四十七便夭死年壽不永且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子四人

連喪其三而其身終以貶死何其文人多窮如是災迤甚也疑其或有隱慝致然及觀其與延帥論事狀乃信吾疑果不誣其狀曰用刑寧失於重不當失於疑昔張尚書王文康在蜀犯盜者多死失於重不害也曹武穆苑振武以疑而用刑則人皆疑其罪故不若輕罪而加重辟也嗚呼忍矣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曰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若之何輕罪而加重辟也此其言豈不干天和觸神怒哉且又因劉滬董士廉城水洛違其節制輒諭狄青攝二人下獄將以軍法斬之則其

天姿刻薄必過剛而果於殺者劉康公有言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壽必亾師魯之謂與凡爲文人者居心仁發言恕行事寬厚和平天必降之福當以師魯爲鑒戒

書包孝肅彈宋庠疏後

包公拯彈宰相宋庠疏曰昨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略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爲得策且復求解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讀之流汗庠固素有才望不愧科名者秉衡七年不

爲久無所建明未爲罪又求解不得命乃止而包公直以固位無恥斥之抑何過之深也假令當時宰相才望科名不及庠秉衡不止七年而又擅權納賄貶賢逢君無所不至不但略無補報而已則包公更將何以奮其筆舌乎觀其疏曰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不必指瑕末致罪名而然嗚呼乃今而知執政者苟其罪不止於瑕末職不止於循默久貪大位塞賢者路彼固包公所不齒者又何足以辱公之筆舌哉

書張氏家藏紹興二詔後

南都失守餘燼在閩方震孺仲子惟馨上封事曰蕭王爲將而不爲天子此光武所以復舊物也宋高爲天子而不爲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謂名言今予觀張忠獻公浚宣公栻紹興詔勅二通鋪張文具揚揚如治朝因是有慨於趙宋南轅之不北也方秦檜枋國銳意主和公志不申及孝宗立倚公如長城方建恢復又爲湯思退尹穉諸姦所中舉朝皆婦人雖百忠獻父子奚益哉南軒理學媲美程朱其進言於孝宗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下憫中原之苦宜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而志卒不就蓋天心厭宋久矣或曰李

伯紀宗汝霖南宋之所以始也文宋瑞陸君實南宋之所以終也或曰汪伯彥黃潛善南宋之所以始也賈似道南宋之所以終也吾則以爲忠獻父子繫乎南宋賢姦終始之中爲興衰存亡一大關鍵顧用與不用耳而卒若此何其悲也乃朝更四代年閱五百世傳十九而二詔光景如新不與趙宋之金匱寶書天潢玉牒同其泯滅不可謂非忠義之流澤長也

書宋濂傳後

開創之君往往英武有餘而文學不足及天下既定爲大臣者益宜講明道法勸之從事詩書俾曉然知古今治亂興亡之所由不當阻其讀書好學之志明高皇問宋濂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教之責以躬行率之則眾胥化矣夫勸之躬行是也謂不專講誦非也且三代以上實有載籍如周禮外史之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而謂古無載籍人不專講誦可乎大學誠正修身之功必先格致未有講誦不精而遽責以躬行者也高宗不云乎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高宗旣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則必實有載籍講誦之事矣傳說亦云學于古訓乃有獲監于先王

成憲其永無愆此皆古有載籍君專講誦之章明較著者先是洪武元年帝御端門口釋黃石公三略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此真大臣以道事君之言也哉

朱陽書院志跋

柘城竇太史靜菴先生爲中州理學正宗身肩道統蓋繼湯尚書潛菴先生而起者也康熙庚午先生丁內艱讀禮家居善述父志始建朱陽書院於朱襄氏故墟之陽闢殿三楹祀孔子中建講堂而翼以存誠主敬居仁由義之齋講堂左右夾以友善寡過之堂李中丞又助

建藏書樓於其後先生每月集邑子弟講誦其中理學之盛繼美嵩陽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後世建書院蓋昉此嘗考趙宋初年學徒講誦則有廬山白鹿洞及嵩陽嶽麓應天府即睢陽四書院

外又有茅山書院時猶未建州學也仁宗景祐四年始詔藩鎮立學慶歷四年始詔州軍監各立學於是置教授焉訓導諸生掌其課試而糾正不如規者往往聽有司薦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之神宗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始命於朝廷若試教官則始於元豐添差教授則始於政和而最初州守建學聚

徒請師充講則自真宗乾興時兗州守臣孫奭始也自後晏殊知睢州興學校延范仲淹教士昉此故宋世講學盛而義理明真儒輩出道統有傳濂洛關閩直接洙泗今書院之建所在多有然惟嵩陽朱陽爲盛是何也一則耿先生逸菴主之一則竇先生靜菴主之也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遭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豈不視乎主教之人哉

巧用篇書後

嘗讀老子聖人無棄人無棄物之說而善之其言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

其資雖智大迷是故孔子見不賢而內省擇不善而改之皆是道也書不云乎學無常師主善爲師今橫逆游加侵侮備至皆所以振我也蒼松勁柏凌霜不凋蒲柳搖落久矣亦視乎所受哉張伯饒遺勅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至哉言乎可爲知道者矣兩美相處未足以達材兩玉相磨不足以成器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

書野客叢談後

二則

王子勉曰續釋常談引談藪高祖謂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以證俗謂口臭之說僕謂前此應劭官儀載刁協

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使含之奏事此猶未也又前而漢高帝謂柏直是口尚乳臭則口臭二字其來又遠不可引六朝爲證也此說是矣然景案吳越春秋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則口臭二字其來益遠不可但引漢高語爲證也王子勉曰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祿享太牢止供特牛而

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爲太牢呼楊虞卿爲少牢東都賦太牢饗註牛也知此謬已久景案國語觀射父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是必牛羊豕具而後謂之太牢單牛則稱特牛乃前漢書外戚傳孝成許皇后上疏有云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可見以特牛爲太牢西漢時已然唐人承誤不足怪也

說餅書後

毛子稚黃作說餅或謂爲佛學毛子曰噫此太極之理也通於佛耳予謂此乃老氏之學也道經所謂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又德經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或謂太虛爲虛程伊川曰無非理也唯理爲實而毛子說餅大旨又本老子無用篇其云餅止空亦止餅行空亦行餅完空存餅毀空不亾卽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之說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善乎韓退之之論儒墨曰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

相用不足爲孔墨子於老佛亦云

書延熹華嶽碑後

漢華嶽碑書於桓帝延熹八年鄱水掾霸陵杜遷市石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非也按邕傳云桓帝時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召之邕不得已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則無由至華嶽書碑可知宋洪适隸釋云郭香察者察菴他人之書蓋謂古碑例不書名且謂東漢無二名故也此其說當矣有駁之者謂光武中興後詎猶遵莽制耶雖然予觀東漢人二名絕少惟漢宗姓則有之如廣陵侯元壽

廣川王常保清河王延平齊王無忌之屬皆二名也又其他劉姓間有一二如校書郎劉駒駘更始侍中劉能卿赤眉牛吏劉俠卿平原劇賊劉文河若庶姓則一名者十而九且以察書對市石於義尤合或曰必其時實有郭香其人明見漢史乃可信耳因窮旬日之力徧讐後漢書得之在司馬彪續漢書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等言歷元不正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云云此非卽察書其人邪以靈帝熹平四年上距桓帝延熹八年第十年耳十年之閒由書佐遷郎中仕宦常理班固曰安於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

此學者之大患也人亦何憚不力十日之勤而甘受千古之蔽邪

題懷素小草千文

滄浪寓公跋懷素小草千文云接縫題款處皆用軍司馬印初不可解及觀大唐傳載摘勝云永州龍興寺乃吳軍司馬呂蒙故宅素師浚井得軍司馬印每作書用以爲誌得此解爲之快然景案漢太初元年改正朔數用五於是丞相印文曰丞相之印章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補之今觀軍司馬印四字非五疑非漢印然於他處見所藏漢印有四字者有六字者乃知五字印

第西漢然東漢卽不拘也何以徵之東觀記曰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云云夫伏波將軍印五字也城皋令印及丞印尉印則皆四字也此可見東漢印文有不足五字者皆不補之字而何疑於軍司馬印非漢印耶況吳稱尊改元在蜀先主崩後距呂蒙爲軍司馬時遠甚此時斷無仍遵用漢印之理或曰吳志呂蒙傳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此印不刻部司馬而云軍司馬者何予嘗攷後漢百官志云大將軍

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則

是漢官制有軍司馬無部司馬史蓋謂是別部中之軍司馬耳義雖小差印文無誤也又古官印皆方寸二分不甚大故各佩於綬予觀軍司馬印四方僅寸蓋古尺小也用之相接題款處若今之私印然不知此實古時官印稽古乃知耳但蒙乃汝南富陂後漢人永州漢零

陵郡何以有蒙宅傳言蒙爲廬江太守討賊時劉備令關羽鎮守荊州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則永州乃蒙往來駐軍地軍興控遽失其故印不足爲異懷素本零陵僧今永州城東有其塔旁有墨池筆冢浚井得印

簡齋集文鈔 卷七
決非誣妄或曰蒙旣爲太守奚尚存軍司馬印而失之
曰六朝以前每一官一印故漢人有十腰銀艾者桓元
時孔琳之始建言請眾官積用一印無煩改作然猶不
從觀梁天監十五年王瑩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旣成頸空不實補
而用之居職六日暴亾此亦可爲一官一印之證至隋
唐始惜金銀銅炭之費自是官用一印相仍至今蒙時
必佩新印解故印故失之耳無可疑者歐陽公集古目
錄序云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
於多聞予故具論之以俟稽古者有所考焉

書梅花詩序後

予序徐孝先梅花詩謂其立不拔之節如梅或曰徐先
生亦幸無人知故得以完節終使其爲卓操所賞迫而
致之有不爲蔡伯喈荀文若乎此言非也先生明末一
諸生耳未嘗受祿當位有必不可出之勢也然且因親
之喪服素終身非其所見明而志先定曷能然乎魏叔
子嘗論臥龍未出時惟德操數人知之使天下盡知則
將爲羣雄物色網羅豈能晦迹隱忍以待劉氏之興哉
吾謂其言亦非也孔明何如人哉王佐才也同時如彭
業且曰足下當世伊呂也顧自比管樂何居管子尊周

攘夷而樂毅則大復仇之舉者固知漢賊不兩立志已
定於隆中矣故非遇昭烈孔明決不仕吳魏夫既賊視
羣雄而謂肯受其物色網羅乎孟氏女肥而黑蓋醜人
也猶擇對不嫁必如梁伯鸞者始委身焉此無他所見
明而志先定也而謂徐先生竟同柔花弱草之可移也
哉

題圍碁賭墅圖

嘗觀古之人當大事危疑倉卒之時往往託情博奕以
示鎮靜魏公子無忌已開其先不自謝安始也費禕督
師禦魏嚴駕將發來敏就求圍碁禕留意對戲色無厭

倦敏起曰聊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辨賊安之與元賭
墅亦猶敏之試禕與抑不惟是古人當大哀大樂死生
呼吸之際亦以圍碁示度量如顧雍與僚屬圍碁外啓
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
流沾褥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
之責夫元歎逆知子死凶問而漠然終弈與安石既得
破賊捷書而漠然終弈其矯情鎮物同也然哀之極而
掌血流與樂之過而展齒折同一一其悲喜
橫決反十倍於常情不能自主也惟王景文與客碁得
手詔并藥賜死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

匱中始徐以勅示客而後仰藥焉何其從容哉某者機也機之所得有淺有深景文殆其深者與野語有之善畫者長年善某者不延吾願世之人適其天趣以游於藝而無入於機也

邱氏家傳書後

山陽邱太史爲其大參府君作家傳其敘王父朝議公起家艱難特詳所以垂訓子孫且傳信也昔周公作詩戒成王必推本於自土沮漆陶復陶穴之微以無忘祖德而今之爲家乘者率推而大之或以遙遙華胄誣其先嗚呼作者本意將徒榮世俗之觀而已哉太史家世

衛籍自始祖迄高曾暨朝議公微時皆身親其苦或疑當大參公爲兵部職方更其籍固亦易易何至今猶爾噫此殆非流俗人所能測識也昔蓋次公身爲司隸校尉而其子步行自戍北邊漢書稱其公廉如此而商邱侯太常執蒲家本戍籍子恂爲少司馬將去之太常教曰人盡以爲苦如國家何吾獨以爲辱如祖宗何卒不易觀是而大參公之心可知矣今讀太史家傳質而詳文而不誣以此遺子若孫觀肇基之艱思積累之厚繼承勿替卽與韋孟詩竝傳可也

挺頭陀傳書後

解春集文金 卷一
春日予束裝將行有白衣男子奉書一冊登堂再拜拜
已出涕曰先君子忠義大節不可無傳傳莫如先生予
禮辭不獲命按傳公姓徐名繼恩字世臣爲明諸生明
亾棄家爲僧自號挺頭陀云公十三歲時憤闖禍遍天
下卽著宦者論以疾之公高才屢試不第及甲申間變
公痛哭於廟率諸生三日臨謀從山陰劉公宗周毀家
討賊已而南都不道馬阮誤國公怒作爲飛文有然臍
董卓語幾及禍觀公志行豈直糝糠富貴逃空虛以明
高者哉昔羅隱不遇於唐唐亾乃說錢鏐討朱溫樊知
古嘗舉進士南唐不第乃漁釣采石江上載絲繩維南

北岸以度江之廣狹詣宋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公亦
故明落魄秀才也乃不爲樊而爲羅非忠義根於天性
能爾邪方是時公之友相繼爲僧者如江道闇張秀初
吳聞詩方密之徐以息奚蘊馨陸麗京輩皆海內人譽
長往不反予嘗觀大慧禪師之言曰忠臣愛國之心與
生俱生假使鐵輪旋頂而此不可磨滅論者乃謂釋氏
之學遠去倫紀豈其然乎浪丈人詩云三千冠冕歸新
主十萬袈裟哭舊君是皆挺然不拔者予謂此一勝國
挺頭陀幾可與亾金陳和尚爭烈矣傳公者實繁有徒
今予行急振筆書傳後聊用塞孝子之望

解春集文鈔卷第七

解春集文鈔卷第八

淮南子洪係

錢塘 馮 景 山公

洪係者何馮子讀閻子尚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之學莫大乎正經而黜譎今文尚書為晚出古文淆亂其間莫之或正儒者之恥也閻子唱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係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南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

二十八字駁

閻徵君尚書古文疏證第六十五言今堯典舜典本一篇為姚方興二十

八字所
橫斷

班固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

字讀之云云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

載堯典疏證云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

巡狩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皆災肆赦王莽

列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後漢周磐傳學古文尙

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聖道此皆堯典舜

典二合為一之根證也孟子以二十有八載四句為堯

典正同竊怪朱子不信孔書而於二典原合為一處猶

未加討論集注但云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見猶未

微又案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于上

帝至格于藝祖用特亦曰堯典不曰舜典蓋爾時雖

孔書已出未列之學官故臣下章奏亦莫敢據為說禹

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此可見孔安國止名

堯典無舜典自姚方輿之二十八字出始析而二之以

迄於今不易無論其字字剽竊經史如鄭曉胡渭生所

云鄭端簡云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

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

武玄德掠淮南子鴻烈乃試以位掠伯夷列傳

胡肅明云升聞二字又掠大戴禮記用兵篇

即橫隔

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景即遷書五帝

紀而論知二十八字之為偽造其當黜去無疑也何也

帝紀於舜飭下二女于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下即云乃

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于

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

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文氣連注如水之流誠所謂雖

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文氣連注如水之流誠所謂雖

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斲者便知安國古文堯典止一篇合舜典在其中且無此二十八字明甚矧遷五帝紀尙雜采春秋國語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孟子百家語成文所謂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者是也夫他說尙采之信堯典有此二十八字豈反刪而不錄邪遷明云余并論次擇其言九雅者著爲本紀書首如此二十八字出入經史猶謂其不雅邪自塗廩穿井以及思舜鬱陶瑣瑣事蹟無不畢載豈有高文典冊又弁舜典之首削而不錄獨何心哉知本無此二十八字決也大都依託古人書出自某人者卽其人

自譔無疑予嘗爲之說曰張霸之獻百兩篇卽霸之僞造也梅賾所上之古文尙書託始鄭沖卽沖之僞造也姚方輿所得之舜典二十八字卽方輿之僞造也善乎朱子曰陰符經決是唐李筌所爲何故自筌說起便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爲然此其識見甚卓而山陽劉廣文_{字超}之言曰欲黜僞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可爲先得我心矣

蘇子由古史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孔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言是後人截斲莊子本文攙入朱子亦言莊子此數篇甚俚此其識見最高明攷據甚精密如舜

角春集文金 卷八
典二十八字正所謂後人截斷本文攙入者也信孔
傳舜典舊有此奚以直至齊蕭鸞時始出而又直至
隋開皇初購求始得邪

然觀書序原有舜典逸書及汨作九共稟飫十一篇
皆爲舜事閻子曰此卽後代作史法也史有本紀爲
一史之綱維猶書有帝典體以謹嚴爲主故堯典所
載皆用入行政大者其他節目如設官居方別生分
類則散見汨作諸篇蓋卽後代志與傳所從出也近
作史者舉凡志傳之瑣事冗語悉羅而入於本紀尙
得謂諳史家體要哉

吳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
當在四罪之先蔡傳則云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
事初不記先後之序其說是也觀史遷帝紀肇十有
二州決川亦在象以典刑之先一如帝典次第未嘗
異也予最愛其惟刑之靜哉下詳述四凶獲罪之由
一段而曰於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
變北狄云云方是春秋紀事之體自與尙書紀言者
不同

二十八字駁二

馮子曰甚矣姚方輿之二十八字陋且罔而其爲禍實

大以深也即欲橫截二十八字於其中析帝典而二之夫獨無其法乎使此二十八字者攙入四海邊密八音之下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前世即有明知其非真夫誰敢議蓋殂落而堯之與位正其終格于文祖而舜之即位正其始於是焉攙入二十八字弁舜典之首何不可之有為其於義無害也曷為在釐降二女之下慎徽五典之前而遽曰古帝舜哉或曰稽古云者以後史追記前史似不嫌稱帝舜不知此正與晚出之湯誓泰誓諸篇於南巢未放太白未懸之前即稱王曰同一手筆古史臣寧有此等書法邪比即律以朱子綱目書法亦

與君非正統正系則分注細書之及僭帝恆稱主之例相應矣彼但知襲諸篇首為文謂與帝堯一例不與大禹一例乃合於典而非謨而不知其有乖大義入於僭篡至此極也又案綱目改元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注克寬綱目考異曰今刊本癸卯章武三年書後主建興元年而不數章武之年然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是年仍書四年而分注睿宗景雲元年至次年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則建興元年疑誤蓋綱目所書皆春秋之法也而謂孔子刪書乃存此等僭亂之文以昭示來學三綱奚以明九

法奚以正不特誣舜且誣孔子矣侮聖言非正法惑亂後世爲莽操輩藉口其害匪細夫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稱相明其爲臣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言避不敢當君也及朝覲訟獄謳歌皆歸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果若史稱帝舜於攝政之時是篡而已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堯在而舜帝其謂之二天子與其不謂之二天子與吾今而知此二十八字也者乃魏晉六朝革命之秋陽稱禪讓而陰行篡奪之護身符也禮絕常典君在卽眞彼將曰虞舜實然嗚呼禍萬世之人心易兩閒之定位充塞仁義

而公行亂賊自此二十八字始矣邪說之害烈於洪水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以此也與堯老而舜攝也非帝也曰帝舜則非攝也舜旣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孟子有以斷斯獄矣

太史公五帝紀於弟放勳立是爲帝堯於是首揭帝堯者三字正其稱也篇中言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者再曰權授舜曰卒授舜一筆不苟末采孟子語而終之曰是爲帝舜於是首揭虞舜者三字不蒙上帝字慎其稱也因歎太史公此等書法卽何異春秋綱目非僞誤二十八字者所能夢見

駁蔡仲之命序中七字

尚書古文蔡仲之命其篇端之序依附左氏定四年傳祝佗語其僞固不待言予尤怪其略一作異便露破綻如羣叔流言乃致辟七字不特與左傳異且與今文金縢大誥異又與豳風周公居東諸詩情事大異是可怪也周公聞流言卽避居東所謂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也於是居東二年東人喜得見周公而作伐柯九戩狼跋諸詩其後罪人斯得公作鴟鴞之詩以貽王王因風雷之變見金縢之書乃禮迎周公歸於是管蔡懼遂與武庚叛乃命周公東征作大誥此其次序明見

詩書可考者卽祝佗雖約其辭必云管蔡啓商其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此三語殷叛在其中王討在其中正與詩書相表裏僞誤者妄易以羣叔流言乃致辟夫一聞流言而卽致辟此後世猜忌骨肉妄行誅戮者之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

說詳金縢蔡傳

蓋緣孔傳誤

解金縢弗辟辟字爲刑辟之辟此遂換以致辟二字又連上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之文直似周公不奉王命而一聞流言遽致辟之也者無怪乎與大誥不合且與

祝佗王於是乎殺管叔之文不合也

南史何敬容傳免職冀其復用謝郁

致書戒之曰昔流言裁至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此

見六朝時人亦未有誤解卽溷稱羣叔亦未當孟子曰金滕弗辟爲致辟之辟者使管叔監殷又曰管叔以殷叛可見權在管叔罪在管叔實戎首也故管叔則殺之蔡叔則蔡之誅首惡而寬脅從法固應爾觀金滕云管叔及其羣弟及其云者從首至末之詞自見輕重卽祝佗云管蔡啓商管蔡云者從兄及弟之詞亦分先後今僞誤者云羣叔流言羣者同然之詞不分誰爲首誰爲從奚以下文一則辟之一則囚之又一則降之邪同罪異罰史臣紀事詳明決無是體僞古文第七字之異耳而大謬戾如此文義淺弱又何論焉

又案金仁山前編曰逸周書稱管叔緼而書亦但云致辟是必因其緼而致戮之而蔡霍

俱不死此所謂施生戮死者與戮死以正王法施生以全私恩予真不省其作何語此無他總爲羣叔二字誤耳或曰豈成王周公只欺負死人邪子爲之撫掌晉語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又曰從樂氏者爲大戮施韋昭注陳屍曰施則仁山錯認施字爲可笑耳

閻子謂蔡叔獲罪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不必贅序於蔡仲之命此其識見甚卓予案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氏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正義云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左是陽陽主動故尚書記言語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

又云春秋雖有言因動而動亦少也乃知蔡叔獲罪事蹟當時自另詳記動之

言而動其乃知蔡叔獲罪事蹟當時自另詳記動之

史何必贅入蔡仲之命邪祝佗謂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乃古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

決無可疑者閻子曰劈面一喝聞者心悸戮其父而用其子與他封褒者不同若將是語綴

入篇之中勢便懈甚況與乃祖文王並提尤為非類

閻子謂蔡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為其父子所封未聞

別地孔傳却云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

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

之異哉此惟周宣王弟友初封畿內咸林之地名鄭

後徙溱洧之間施舊號於新邑亦名鄭未聞蔡復爾

爾予案漢汝南郡有上蔡縣又有新蔡縣一統志云

新蔡古呂國之邑名春秋時蔡平侯徙都此故曰新

蔡却與新鄭施舊號於新邑事同孔氏豈誤以蔡平

侯所徙之新蔡附會蔡仲所封之上蔡邪又蔡昭侯徙居九江

下蔡世家云蔡叔居上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孔傳圻內之蔡真謬

所謂文義淺薄者除却蓋前人之德襲周易幹父之

蠱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襲左傳祝佗引命書云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襲宮之奇引周書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襲詩大雅其他字句割剝他書者不具論然而

其中無有也非淺薄而何尤怪唐孔氏疏直云蔡叔與管叔流言於國誦毀周

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不赦竟刪却以殷畔一節事故偽誤者只七字之誤而傷害義理毀滅倫常且誣聖人而失事實其害人心亂學術如此其甚也不然子亦何敢闢之使管叔當日但流言於國而不以殷畔則周公亦必善全之所謂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是也象日以殺舜

為事舜猶封之一流言而即致辟則周公非聖人矣
故孟子欲正人心必先於闡邪說有以哉
景案流言罪小不足致辟惟管叔以殷畔成王周公
雖欲顧全私恩不可得矣觀破斧缺斨之詩騷動四
國變出非常豈若赤子弄兵潢池者比邪此而不誅
則九伐之法廢其何以綱紀天下朱文公答陳安卿
有云管叔這件事騷動許多百姓見鴟鴞詩當時亦
被害得猛如常棣一詩是先被他害天下平定後作
其辭獨哀切不似諸詩和平真善道周公意中事此
乃云羣叔流言乃致辟所謂毫釐千里者也文公嘗
言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又言文字
大題目痛理會三五處須當迎刃而解正謂此等學
者於此放過不得

論古音

古音與今音判然大異毛詩凡韻作某音者乃其字之
正音非強為叶也焦氏筆乘所云下皆音虎擊鼓云于
林之下上

韻為爰居爰處凱風云在浚之下下韻為母氏勞苦大
雅絲至于岐下上韻為率西水滸景亦云采芩云首陽
之下下韻為苟亦無與四牡云載飛載下下韻為
王事靡盬北山云溥天之下下韻為輾轉反側侯人云不稱
音迫其服上韻為不濡其翼騷經非時俗之所服下韻
為依彭咸之遺則大戴記孝昭冠辭始加昭明之元服
下韻為崇積文武之寵德景亦云采薇云象頭魚服下
韻為獫狁孔棘六月云其降皆音攻草蟲云我心則降
武之服下韻為以定王國降皆音攻下韻為憂心忡忡
騷經惟庚寅吾以降上韻為朕皇考曰伯庸景亦云旱
麓云福祿攸降上韻為黃流在中鳧鷖云福祿攸降上
韻為公尸澤皆音鐸無衣云與子同澤下韻為與子偕
來燕來宗澤皆音鐸作郊特牲草木歸其澤上韻為水
歸其壑昆蟲母作景亦云鴻雁云集于中澤下韻為水
韻為百堵皆作又載芟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無一字
作他音者景因推此類具言之如英今在夔押而古皆
作央音清人云二矛重英下韻為河上乎翱翔有女同

車云顏如舜英下韻爲佩玉將將汾沮洳云美如英下
韻爲殊異乎公行楚辭九歌雲中君云華采衣兮若英
下韻爲爛昭昭兮未央之類也雄今在東押而古皆作
形音無羊云以雌以雄上韻爲以薪以蒸正月云誰知
鳥之雌雄上韻爲訊之占夢莫登反九歌國殤云魂魄毅
兮爲鬼雄上韻爲終剛強兮不可凌之類也南今在覃
押而古皆作寔音燕燕云遠送于南下韻爲實勞我心
凱風云凱風自南下韻爲吹彼棘心株林云從夏南上
韻爲胡爲乎株林何人斯云胡不自南下韻爲祇攪我
心之類也儀今在支押而古皆作何音柏舟云實維我

儀上韻爲在彼中河菁菁者莪云樂且有儀上韻爲在
彼中阿之類也憂今在尤押而古皆作嘔音載馳云我
心則憂上韻爲言至于漕黍離云謂我心憂上韻爲中
心搖搖九歌山鬼云思公子兮徒離憂上韻爲風颯颯
兮木蕭蕭之類也風今在東押而古皆作芬音綠衣云
淒其以風下韻爲實獲我心晨風云歎彼晨風下韻爲
鬱彼北林烝民云穆如清風下韻爲以慰其心之類也
宅今在陌押而古皆作託音鴻雁云其究安宅上韻爲
百堵皆作皇矣云此維與宅上韻爲增其式廓之類也
案司馬遷五帝紀五流有宅作五流有度度音徒洛反
夏紀三危既宅亦作三危既度古本度作庇庇卽宅也

可見宅作託音迄漢猶然如揚雄解嘲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好今在顛押而古皆作

吼音上去叔于田云洵美且好吼上上韻為巷無飲酒

吉日云田車既好下韻為四牡孔阜羔裘云惟子之好

吼去上韻為自我人究究之類也他如天古皆作廳音

威古皆作隈音福古皆作必音田古皆作陳音閻子謂田與陳

同音古陳恆之後改姓為田此謂其音之同也亦不知亦從其字形之同如有瞽之詩應田縣鼓周禮作應幟可

見年古皆作寧音弓古皆作經音旂古皆作芹音之類

乃知字有古音音有正韻非闕叶也此第就毛詩韻句

準之得什一於千百耳其他經文字不在韻句者宜皆

別有音今失傳矣可勝道哉因悟古文尚書孔安國以

今文讀之不但改古文從今文抑且變古音從今音可

知予於讀之二字信之也其所以必以今文字讀之者

何蓋欲使眾人易通曉也云爾今使與人語必謂英雄

為央形南風為寔芬威儀為隈何福澤為必鐸天年為

廳寧降下為攻虎服憂為逼嚶好夢為吼捫弓旂為經

芹田宅為陳託則人盡茫然未解作何語矣故至漢時

古文之不得不改從今文者勢也即古音之不得不改

從今音者亦勢也然景一人之私言人猶未信則請更

證以班孟堅語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

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

今語而可知也。案志又云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乃益快然知吾說之不孤而閻百詩云古音至隋唐始變盡漢時尚存信然

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讀之二字千古曠解乃知當時古字今字古音今音雖曰承師亦別名家。二句出建初四年詔互有同異所以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閣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講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皆謂此也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

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是其所云剖判彌遠者蓋指改古文爲今文者言也所云異辭乖疑者蓋指變古音爲今音者言也非高才生烏能受學哉可見通古文尚書之不易易

與閻徵君論疏證第五卷雜書十九則

詩載馳序云衛懿公爲狄人所滅鄭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先生謂以懿公死爲滅康成已先我而作是解雖或未可以之解左氏要說有攸據不妨兩存景按杜預注云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其其存亡者故稱滅。昭二十三年傳何云未可以解左氏哉

先生言十三經經皆有傳傳卽在經之中如十翼傳易
三傳傳春秋皆不待言爾雅書詩傳也戴記儀禮傳也
儀禮又自有子夏喪服傳孟子卽謂論語之傳也可孝
經內有經有傳其無傳者獨周官耳景案金仁山氏曰
周官一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由是觀
之周禮非經也傳也恨今文周官不存爲僞古文所淆
亂耳

先生謂觀康王之誥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召公
西伯也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將立王之右畢公東伯
也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將立王之左右尊於左亦不

以師屈保下爲嫌此言殆非也蓋周人尚左故賈傳新
書明堂之位云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常立於右是召公
也觀傳職篇太師之任太公職之太保之任召公職之
左右之分視師保矣康王時畢公爲太師師自應立王
之左左尊也召公爲太保保自應立王之右右卑也而
豈師屈保下之謂哉何休云質家尚右文家尚左故樂
記周公左而召公右亦然

顧命正義曰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
領謂若霍光以大將軍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
領光祿勳事是也其人職卑上攝高官者謂之爲行杜

君卿謂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太常周澤行司徒事如真是也景謂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又知不自漢始

春秋胡氏傳謂禹自司空進宅百揆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以帝云作朕股肱耳目為徵先生駁之曰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乃泛論臣義云爾豈必股肱定屬師保乎景案左傳屠蒯云君之卿佐是為股肱此未嘗定指師保言也然展喜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此則確指師保言也

李燾仁父言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他人參

貳乎其閒堯相舜舜相禹禹相皋陶皋陶既沒乃相益湯相伊尹傳所謂仲虺為湯左相者不足信也先生曰仲虺為湯左相見定元年薛宰自述其皇祖曾居是官或出成湯一時之權制非恆法下至襄二十五年慶封為齊左相雖亂人亦或有因於古未可知景謂殷人尚右虺雖為左相不過如後世佐貳副倅之屬自不與伊尹等商頌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其統於一相可知矣若周人尚左則慶封之權位重矣哉

太史公商君傳趙良引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亾蔡澤傳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先生謂此皆在秦未燔

書之前意所引出全書百篇中非也秦燔詩書獨未燔周史記案漢藝文志云周書七十一篇注云周史記乃知周史記亦名周書趙良蔡澤所引蓋皆史記之周書也

先生謂西京末以尚書爲備而古文舊書猥以不誦絕之景案西京末猶有寶愛古文者如杜林衛宏徐巡輩是也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

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觀此亦何嘗以不誦絕之者哉況平帝時又立古文尚書見漢書儒林傳贊其所以星馳電逝埃滅無聞者斷在三國兵爭之會矣王荆公論焚坑之禍曰於是時始變古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秦何力之能爲論尚未確

班氏古今人表師古稱其載古人名氏與諸書或不同先生云如顧命彤伯彤作師虎臣虎作龍仲桓南宮毛仲作中毛作髦此或出固見古文書未可知景嘗觀南史蕭琛傳得漢書序傳以爲班固真本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則固不但見古文

書其作漢書且皆古文字矣此其確證也

鄭樵曰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鄭玄爲之注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又馬端臨曰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予宗詔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楷書也學者當別白觀之

離騷洪興祖本於多艱夕替之下引徐鉉曰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蓋古音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韻但失其傳耳先生謂此卽古

音也景謂替與簪同音僭亦與簪同音簪一音爭此於

六書義屬諧聲猶江河義取於水而以工可爲聲也小

雅詩云以雅以南

古音能

以樂不僭

古音爭

便知替字古音

從無讀仄聲者

三百篇風字凡六見皆在侵韻內方悟反不作方戎反景案九章哀郢云悲江介之遺風上韻爲聊以舒吾憂心亦可證

先生謂韻興於漢建安及齊梁間韻之變凡有二前此止論五音後方有四聲說極詳明又曰郭舍人卽妄爲

諧語

漢書東方朔傳

師古注諧者和韻之言也亦可證爾時無

韻字景謂漢書諧語即史記滑稽皆和韻之言而滑稽二字已見屈原卜居爾時雖不言韻却是韻語之始晉宋齊梁閒人每作韻語非詩也即郭舍人諧語之類如南史謝靈運傳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劭以韻語序義所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此非談諧之語而何又謝宏微傳謝混嘗因酣讌之餘為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亦是和韻之言不可日為詩故不日詩而日韻語有別字有古音以今音繩之祇覺其扞格不合猶語有北音以南音繩之扞格猶故也人知南北之音繫乎地不知古今之音繫乎時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今吳人

無此音也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閒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今江淮閒無此音也呂氏春秋云君呿而不唸所言者莒也高誘注呿開唸閉顏之推謂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惟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先生之說云爾景案古之字音多與今異不特如徐鉉所云皂音香乃音仍也如杜子春云帝讀為定泐讀為泯挈讀為駢螿讀為戚碓讀為鏗箝讀為喏祓讀為陔筍讀為選之類鄭司農釁讀為徽瑱讀為鎮碓讀為袞陂讀為罷紛

讀爲粉義讀爲儀比讀爲庀之類鄭康成敦讀爲燾獻
讀爲莎脩讀爲滌之類今亦未嘗有此音也又有一字
異音者箭杜子春讀爲奇鄭康成讀爲椅燠杜讀爲樵
鄭讀爲雀勑杜讀爲助先鄭讀爲藉煖杜讀爲俊鄭讀
爲罇之類不可殫述乃知古音失傳久矣先生云地隔
百里音卽變異而謂時歷千載音猶一律尚得謂之通
人乎哉誠哉是言也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以山川
物產互千年而不變也此言信然景偶舉國風一二物
以驗其餘衛詩多言桑如桑中桑田之類今懷衛澶相滑濮等

州皆衛地也古稱桑土之野至今土肥宜桑鄭詩芍藥
至今溱洧之地富有之他如瞻彼淇奧棗竹猗猗漢武
帝塞瓠子決河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竈恂傳伐淇園
之竹爲矢百餘萬則淇園多竹振古如斯碩久詩云葭
莢揭揭葢河中之葭得氣最厚北魏信都芳爲律管吹
灰之術得河內葭灰用之應節便飛餘灰卽不動也他
如唐魏秦齊所咏草木禽獸至今不易其土性皆信而
有徵固不獨楛矢石砮之出肅慎氏爲然先生謂肅慎氏地卽今寧
古塔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榆樹松樹枝旣枯
墮入江爲波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爲石可取以爲
箭鏃榆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巔
之陰及黑松林徧生楛木可取以爲矢質堅而直又有

角春集文金
鳥曰海東
青卽隼也

九歌在當時人所通曉無煩注明景最賞此通人之言

先生謂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辭如此偽作大禹謨者恐九歌未明遂倒裝所以六經所載多事之綱目其詳當各有傳於前云云

傳之聖人決不若後代之饒舌屑屑自言之而自解之也朱子嘗言周禮中多說事之綱目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景謂此必詳周官傳四篇中今可惜亡矣朱子又言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是人人

通曉不消說出先生此條真與朱子二說相發明使七政六宗五瑞三帛及五典等必皆一一自下注腳如郤缺引夏書云云此直傳而已何以爲經

按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近日有人援此以表章爲古樂經與禮經竝配亦小有致景聞之先儒曰樂經之失傳乃其鏗鏘鼓舞許多度數節奏亾焉耳班氏曰周衰禮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河閒獻王與毛

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雖云與制
氏不相遠然其道浸以益微卽如大司樂之九夏乃歌
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亾是以頌不能具他如
六樂九變所爲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羸物之類亦
第言其變而不詳其所以變則樂之有記而無經者時
勢使然惟孔子語魯太師樂一章其節奏可想見劉子
念臺以爲備四時之氣此則可爲樂經冒子大司樂章
未足以當之

假古題以運古事豈惟六朝學士家有此種撰著哉自
漢以來已有之案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云近世

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文子九篇云老子弟子與孔子

竝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黃帝君臣十篇云起

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力牧二十二篇云六國時所作

託之力牧黃帝泰素二十篇云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大命古禹字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景

疑大禹謨及五子之歌皇祖有訓以下必多採用之神農二十

篇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伊尹說二十七篇云其語淺薄似依託也景頗疑今伊

訓太甲咸有一德諸晚出古文必多採用之鬻子說十

九篇云後世所加師曠六篇云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

解者集文金 卷八
此同似因託也務成子十一篇云稱堯問非古語天乙
三篇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景頗疑仲虺
之誥及湯誥中必采用黃帝說四十篇云迂誕依託以
上凡十三種可見西漢時卽有此等撰著至於如是之
多以僞亂真爲晚出古文嚆矢其源遠矣其流毒長矣
區區孔衍之三書王通之百二十篇虞溥之學誥顏延
之之庭誥夏侯湛之昆弟誥白居易之補湯征蘇伯衡
之周書補亾三篇較之漢藝文志所依託諸書乃其么
曆者爾

先生謂其源自王莽之作金縢而不知漢武時其諸書
之依託已如此種種又遠在王莽前矣或曰子奚以知
此等書漢武時卽有安知不在東漢邪曰否司馬遷非
武帝時人邪其見於列傳者如管晏申商蘇張孫吳呂
覽孫卿子魏公子魯連子虞氏春秋等書皆詳載藝文
志則以上十三種皆備於漢武時可知案志云漢興改
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建藏書之
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吾是以知諸
書之皆備也更證以武安侯列傳蚡辨有口學槃孟諸
書應劭注云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今見
藝文志所載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蓋知武帝時諸子

傳說皆充祕府信不誣矣

解春集文鈔卷第八

解春集文鈔卷第九

錢塘 馮景 山公

淮南子洪保二

論疏證第四十九與閻百詩書

國語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先生曰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謂為追書者之常景竊有說大雅棫樸之三章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文王也亦未
有六軍故鄭箋曰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句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周禮夏官

序觀義疏最明夫以六師言則一萬五千人以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師少而軍多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此軍師名實確有別者蓋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此詩六師及之及之云者是據當時實事論也不得云追書者之常文王既有六師則武王大巡六師又何疑之有

又案鬻子云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蓋以實言之則三軍也專辭也以名言之則六師也統辭也

抑觀衛氏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則此六師及之其殆賜弓矢專征伐之後乎先儒以西伯戮黎爲武王則武王襲爵如故專征如故卽掌六師也固宜太史公誤處甚多難以更僕數姑舉一事如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云云禮諸侯不再娶時莊姜故在也左傳唯曰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而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己子不言其死而世家云完母死亦非也是時莊公有立州吁意故石碯諫曰將立

州吁乃定之矣云云而莊姜日月之詩致怨於胡能有定反覆言之正謂完位未定也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爲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爲己子不言爲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又非也夫傳一事而有三非史記失實者多矣他如周本紀旣云武王上祭於畢然後東觀兵至作伯夷傳又載父死不葬之說其可信乎若先生所云景帝前輒曰太守郡守更爲太守始此特小誤耳故廣論之鬻子車戰信矣故三軍亦信此與孟子革車三百乘及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皆同夫一車步卒七十二人

司馬法文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若以二千五百人爲師準六師之數止一萬五千人耳故六師名也非實也觀武王誓戰之辭但及於御事之司徒司馬司空而六卿弗備是仍大國三軍之制信然且此三卿公劉迄古公以來有之非自武王始觀縣之詩曰迺召司空迺召司徒可見故凡此類如造舟皋門應門冢土六師後遂因以爲有天下者之制而皆非追書之也若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此則實備天子六軍之制又非徒名焉而已

疏證第五十四

春秋書時胡安國傳謂爲夏時泰誓十有三年春蔡傳
謂非建子之月胡蔡皆名儒而所見如此真可怪也先
生以鄱陽吳仲迂之言爲破的吳曰若從胡氏則是周
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
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閻子云其破的如此景請更舉一確證以堅
學者之信從可乎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
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
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
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夫明日
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後世儒者猶以不改月紛紛
聚訟乎故曰羣言淆亂折衷於聖人先生破的吳語必

以景爲談言微中也

又案左氏傳梓慎有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
於周爲五月尤詳然先生取吳語乃改時非改月也則
左氏開卷便云元年春王周正月杜註言周以別夏殷
其精也如是

疏證第五十五

客有問於馮子曰寧都魏冰叔以管蔡流言而曰孺子
明明露出叔父口語其解絕佳閻子何非之深也馮子
曰客意云何客曰今文書周公稱孺子者七叔父故也
非叔父其曷敢然卽曰召公亦嘗稱沖子矣召公固叔

父也吾非皇甫謐之解為然也士安云召康公文王之少子唐孔氏已駁之

燕世家既稱與周同姓譙周又稱周之支族則亦王之

所謂伯父叔父也伯父叔父而猶不敢孺子小子之第

曰冲子而已矣矧其他臣敢曰孺子禮天子未除喪曰

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然鄭氏註為生名之曰小子

王死亦曰小子王也不聞其曰生名之為孺子死亦曰

孺子也乃閻子以此禮律成王正當喪之日且謂其稱

不易奚以成王既免喪而周頌閔予訪落敬之三詩皆

稱予小子如云古人質年長則叟之年幼則孺子之奚

以周公老而還政而君奭篇猶曰予小子且乎凡此皆

說之難通者也馮子不能荅既而思之有閒問曰客亦

嘗讀左氏傳乎魏子著左氏經世編其果盡解傳義否

乎客曰何謂也曰傳之稱孺子也其臣則然其朋友則

然初不計其爵此古人之質也奚以徵之如襄二十三

年傳胥午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昭八年傳子良之臣

曰孺子長矣子旗語桓子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十六年

傳宣子曰孺子善哉又哀六年傳鮑子曰女忘君之為

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陳僖子曰夫孺子何罪

謂其君荼也而豈其皆叔父也哉善乎閻子曰凡著一

書必明於古人名物訓故而後可以號通識不通而解

經猶旨者而妄道鄰女之妍媸也必不然矣必不然矣
客卷舌而退

漢平帝崩王莽立宣帝孫嬰年二歲者號曰孺子
嬰閻子曰豈莽亦叔父乎按莽當日事事要學周公
故孺子之名亦昉之山公所以只引左傳不及漢書
有見

疏證第五十六

孟子集註云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閻子駁之曰
氣不得伸可解鬱字若思則與陶字何涉乎因謂古來
相傳訓詁之學至宋人而亾朱子尤其著者不知此正

朱子篤信訓詁處也胡可厚非按禮記祭義陶陶遂遂
如將復入然鄭康成註云思念既深如覩親將復入也
朱註思之甚本此左氏昭二十九年傳蔡墨曰鬱湮不
育杜元凱註云鬱滯也湮塞也朱註氣不得伸本此夫
以氣不得伸解鬱而以思之甚解陶又皆本於鄭杜而
爲之說朱子之篤信訓詁可謂勤矣第以不引爾雅釋
詁篇鬱陶絲喜也爲可惜耳雖然朱子問學精淵豈與
讀爾雅未熟者比耶正恐當日壓於晚出古文五子之
歌及孔安國書傳而姑爲折中之解耳此朱子盡信書
苦心也夫誰知之吾於此益疾作僞者至於蠱大儒而

使之莫敢申其獨智其惑亂千古之俗學又何論哉
閻子此篇所引書最博而義亦曉暢如爾雅郭璞註邢
昺疏孟子趙岐註孔安國書傳薛君韓詩章句楚辭十
七卷王逸九辯註太史公五帝本紀檀弓鄭註孔疏以
至揚雄方言張揖廣雅文選詩廣韻及朱子集註可謂
元元本本大雅闕達者矣抑獨不引王風君子揚揚之
詩何也其二章曰君子陶陶左執翽右招我由敖其樂
只且毛傳云陶陶和樂貌鄭箋云陶陶猶揚揚也夫詩
人既明下註脚曰其樂只且則以樂訓陶其何疑之有

疏證第五十八

金仁山謂史遷作齊世家四嶽爲其祖而總敘齊又伯
夷之後則是齊有二祖閻百詩謂其誤遠自國語來仁
山蓋未知也周語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大子晉曰
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
衰齊許猶在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
神以佐堯者也又曰齊侯姜之儁也一以爲四岳一以
爲伯夷同出一人手而錯互至此然則宜何從曰云四
岳者是也觀大公望曰呂尚子丁公曰呂伋系出四岳
也明甚韋昭曰伯夷四岳之族也詎便爲一人且伯夷
典舜三禮未聞佐堯已明與書悖他尚足信哉閻子之

說可爲詳且確矣然仁山辨伯益伯翳爲一人史遷誤析而二則誠然也按史記周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云云是柏翳卽伯益也余嘗怪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其乖迕錯亂較甚子長馬班皆良史才猶尚如此而況其他乎甚矣著書無誤之難也

按國語亦本無誤蓋申呂齊許皆同姓也故國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方強其隕愛太子亦必可知也不惟國語云云觀王風揚之水三章可見甫卽呂也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唐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爲甫左傳楚子

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觀此則申甫與許不惟同姓而且接壤可知

疏證第六十

閻先生疏證第六十與愚所見互有同異習其讀者不可不察也故詳著於篇

一

其曰湯有天下厥號曰商盤庚徙都改號曰殷盤庚以前不得有殷稱也其說非也自契初封商魯連子云在

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雒商是也即今陝西西安府之商州以地有商

山故得契生昭明遷砥石事見世本其地先昭明生相儒無言不知所在

土遷商邱竹書載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

遷於商邱左傳所云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邱相土

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唐為宋州宋為睢陽郡在今為河南

歸德府商邱縣季本云地稱商邱者其亦因契本封而以名邱與相土生昌若昌若生

曹圉曹圉生冥竹書載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中間計三十四年魯語

及祭法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生振竹書以為殷

侯子亥蓋振名而子亥其字也實始遷殷計三十七年

而為有易之君綿臣所殺國統幾絕振生微字上甲乃
殺綿臣而以殷興仍居殷地是則殷之遷雖在子亥而
昌殷緒以基王業者乃在上甲故殷人報之也皇甫謐謂微字

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蓋自微始白虎通亦云殷道尚質故直以生日名子而譙周則謂死稱廟主曰甲蓋謂生稱其名死則以其生之名為廟主也於理或然微生報丁報丁生
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

乙是為成湯竹書載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上

距微殺綿臣之歲凡一百三年所謂殷侯者不知何名
其主壬主癸之倫乎自歸商邱之後又二十五年則為

桀在位之十五年實成湯為商侯之元年於是復自商

邱遷於亳書序謂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
 王居作帝告釐沃是也竹書自夏帝苾三十三年商侯
 遷於殷之後皆稱殷侯自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
 邱之後又稱商侯耳則殷侯自夏帝泄以來皆然至湯
 始復商號竹書桀十五年曾謂盤庚以前無殷稱乎
商侯履遷於亳

二

其辨三亳甚詳以為湯都穀熟是已謂不遷偃師非也
 余嘗按所謂八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二也
 相土居商邱三也冥離商邱奉命治河四也子亥遷殷
 五也孔甲之時復歸商邱六也及湯自商邱遷亳七也

或曰是謂七遷何云八曰不然古今相傳咸謂偃師穀
 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是謂三亳皇甫
 謐云蒙北亳也穀熟南亳也偃師西亳也蒙即景亳與
 穀熟近果湯會都二亳則八遷也信矣或曰然則復遷
 偃師奚為曰此書序所謂從先王居也今按其書篇名
 曰帝告釐沃告與鬻通釐之言來蓋謂從帝鬻而來居
 於沃土云耳孔安國說略同而水經注言帝鬻之墟在禹貢豫
 州河雒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使
 湯不都偃師何得云從先王居乎又鄭卒亦云今河南
 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又謂尸鄉殷湯所都然則湯之

居偃師明矣水經注云闕駟曰湯都偃師嚴粲謂湯自南亳遷西亳與書序合斷可信也

三

閻先生惑於皇甫謐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之說而予酷信書序從先王居之文湯遷西亳無疑矣或曰西亳何以名偃師也曰周名之武王克商偃息師徒於此故名其初則西亳也湯名之也湯之創業實始於茲故曰朕哉自亳若景亳則本名殷地在北蒙特以其近亳故曰景亳又曰北亳當上甲父子之世所謂遷於殷者卽景亳也以竹書證之自成湯居亳之後歷外丙仲壬太甲

沃丁小庚小甲雍己大戊八君皆居亳至仲丁始遷於囂歷外壬而河亶甲自囂遷於相繼之祖乙元年自相遷於耿二年圮於耿自耿遷於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於奄歷陽甲而盤庚至十四年自奄遷於北蒙曰殷書盤庚篇所謂先王恪謹天命不常厥邑於今五邦者合囂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疑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者史記惟言仲丁遷陔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與竹書小異然要之竹書爲覈矣竹書稱北蒙曰殷於此始知殷之所在殷又名北亳故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

安國謂殷者亳之別名是也史記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故居指北亳非西亳也而後人多以爲偃師誤矣是史記無誤而註者誤也閻先生曰誤自史記何哉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更號曰殷其後歷小辛小乙以及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皆居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遷河北也此皆歷歷考之經傳史書若合符節者或譏余信竹書太篤雖然余聞之閻先生曰史記誕處不可信然其可信者又確不可易余於竹書亦云

四

或問盤庚渡河將治亳殷吾子獨以爲北亳非西亳者果何据而云然余曰以商頌兮鳥篇景員維河殷武篇陟彼景山證之灼然可信是所謂景亳也景亳也者北亳也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而名寰宇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八里玉海云高四丈今屬拱州按宋之應天府卽今歸德府也府城東南有亳城卽景亳也拱州今爲睢州朱子集傳云員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補傳云殷都帶河盤庚所謂惟陟河以民遷是也蔡傳謂亳殷三面依山鄭氏謂東成皋南轅轅西降

谷是也夫惟亳殷有景山而景亳在蒙地盤庚所遷其爲北亳非西亳也明甚或曰是誠然矣第景亳乃湯盟地非湯都也而史記以爲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何也曰司馬子長見盤庚篇有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故信湯實都之不知湯在亳殷以會諸侯而不定都殷故不更國號及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復號曰殷耳此可見殷土苾苾乃亳殷非商邱也而閻先生旣誤信盤庚遷偃師又臆解殷土卽商土甚矣窮經無誤之難也

五

予嘗聞之閩儒何楷曰商頌予烏高宗報上甲微之樂歌也其言信或問何徵予曰以宅殷土苾苾殷受命咸宐二語知之按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而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

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某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又按竹書夏帝桀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沈約注云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至殷武丁十二年報祀上甲微是皆信而有徵故宅殷指上甲微也自微時已改稱殷侯其後世反於商邱乃復稱商侯耳祀上甲微而必推本

契之始生者所謂微能率契者也芑芑大也九有九州也左傳芑芑禹迹畫為九州本此武王湯也史記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亦本此或曰上甲微之時而即云宅殷土芑芑者何也曰微既滅有易至帝不降三十五年復滅皮氏則殷土地之大可知傳至武湯正域四方方命厥后則遂奄有九有也命即昭四年傳商湯有景亳之命蓋景亳即殷地自上甲微居殷而國始大其後湯復即其地以命諸侯而王業肇基於此故詩人詳述之非徒闡揚祖功亦以讚美今日都殷之得地耳故下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

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殷土卽景亳景亳卽上甲微舊蹟無疑矣或曰先生之說也詳而典或問上甲微爲湯之祖大禘追其祖之所自出則此詩及長發篇次皆當居商頌之先而正考父校商頌於周大師乃以那爲首何也曰湯爲商室開基之祖四時有祭上甲報於每歲之大嘗及大禘之禮終王而一舉皆以義起者耳烏得先予烏序以爲祀高宗也然殷武序亦云然不應有兩詩故鄭氏謂祀當爲禘禘合也高宗崩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旣畢禘於其廟而後

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按鄭據春秋之禮以解殷禮已不足信況其所援引者率多附會不經楊氏已闕其有四矣朱子集傳但云此亦祭祀宗廟之樂亦汎甚矣斷爲高宗報祀上甲微確有典據不可易也

六

雖然典吾弗敢居詳則有之抑猶未也嘗觀爾雅九州之名與夫疆域所至旣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後世皆莫得其說先儒以爲殷制觀予烏詩奄有九有其說誠

然春秋命歷敘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爲九州謂之九圍有與圍同古文省故今卽爾雅攷之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并是青入於徐梁入於雍并入於冀也旣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於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燦然可考而其山川道里亦以類舉至周人則又分冀爲并而併營於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以入於青王制注云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爲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章

如是而易氏云殷人九州之制不見於經傳是以後世莫詳焉亦已固矣夫子因究是詩凡兩言殷兩言商皆確不可易蓋自契始封商也故曰降而生商上甲微已遷殷也故曰宅殷土亾亾湯有天下國號商也故曰商之先后自盤庚遷殷至武丁孫子也故曰殷受命咸宥商則曰商殷則曰殷如天地之判高下渭涇之分清濁也其名不淆亂義難動搖如此而閻先生乃謂詩人以武丁所都之地名上歸其先人果何說也蒙甚惑焉

七

予嘗綜商殷先後遷都之故而觀之契自唐堯甲子受

封商及昭明遷砥石相土遷商邱無論已先是仲康時
遭后羿之亂命世子相出居商邱依邳侯及相卽帝位
元年居商而其時爲商侯者相土也國旣爲帝所居則
不能有其國而相土又有作乘馬之功故帝以前所居
之商邱與之再傳而使冥治河久於其職不能復居商
邱竟以勤事死故又復遷殷此皆奉帝命而遷者也觀
其前稱商侯後稱殷侯蓋帝憫冥以死勤事故錄其後
人而續封焉殷地負山帶河足以有爲遷殷之後旣能
滅有易滅皮氏商業自是復興故展禽謂上甲微能帥
契言其能率循契之功是也然則微之子孫卽宜長守

此土而何爲乎復遷於乎殷之不得不遷者勢也方是
時帝孔甲卽位廢豕韋遷劉累爲諸侯者必皆蹙蹙不
安而殷負方張之勢當尤爲帝所忌故不得已而復歸
於商邱亦姑以避禍耳至湯而勢又浸盛矣然僅能遷
於亳未敢問及故封及夏臺旣釋之後諸侯皆賓克有
維滅溫勢日以大因是會諸侯於舊國指景亳而此時桀
亦無如之何也然湯以載亳而興方規進取故不急急
於遷都及王業已成則又從先王居而定鼎於偃師數
傳而仲丁遷囂豈無故而去祖都哉當雍己之時商道
衰微諸侯不至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殷復興諸侯歸之

仲丁大戊子也意必大戊為之經略以囂當四方道里之中朝覲會同最為便利又滎陽在成皋巖險之地依山避水故於此圖遷焉誠遠計也然無如河決為患何自是而相而耿而庇而奄總受河之虐於是盤庚復遷殷其事載商書今文甚具遷殷之後武丁祖甲復興七傳至武乙徙河北為雷震死自是之後又復居殷迄紂季本謂意必為離宮於此而自契至成亾乃在朝歌耳居之蓋亂世之君所為也湯八遷而湯從先王居仲丁至盤庚五遷而盤庚復治亳殷至武乙而徙河北至紂而居朝歌溯契受封以至商亾始唐甲子迄紂戊寅凡一千一百六十五年四十

有一主其十七遷載於經史歷歷可道洞若觀火明於龜卜而人不稽古何哉

八

閻先生謂桐非湯葬地辨之最詳殷本紀註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

宮焉似註書序之語宮字則從史記得來初不指桐為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是說愚謂此說果真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柰何博極羣書如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劉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其誰欺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薄縣註云有湯冢按薄與亳音義同新序

曰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

櫟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是薄卽亳也皇
覽云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各
十步高七尺又云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亳近己
氏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
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
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
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其說不一要湯葬亳自
無可疑桐地近亳而伊尹營宮其側俾邇先王亦無可
疑惟放桐三年卽歸於亳爲左於孟子六年之義是當
辨者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節焉可也

九

皇甫謐不信湯都偃師以爲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
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是卽亳與葛比平聲也湯地七十
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卽葛鄉去偃師八百里不

得童子饋餉而爲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
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愚謂寧陵與商邱接壤士安解湯
居亳之義是矣若謂其後并未嘗遷都偃師則大不然
按竹書夏桀十五年湯自商邱遷於亳則葛之爲鄰當
在偃師未遷之先也遷於西亳必在葛征旣始之後也
又何疑焉蓋三亳中南亳北亳相去甚近北亳在今商

邱北五十里地有景山是謂景亳南亳在今商邱東南
四十五里二亳總在封內無所事遷所爲遷者蓋遠徙
之名耳遠徙則自南亳而遷西亳斷可信者且夫論古
亦貴大端得焉耳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
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苟有所疑雖闕焉可師心臆
解彌增其陋況乎古今地形變遷名號沿革亦異執古
以御今猶索馬於唐肆也士安徒以寧陵故而疑偃師
之遠何異因噎而廢食乎班固有云學者安於所習毀
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噫

十

閻先生謂玄鳥詩旣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云宅商土
茫茫易商爲殷文字宐然嗚呼何其繆也詩三百篇其
重句疊字不知凡幾聊舉一二如江有汜章不我以不
我以不我與不我與不我過不我過叔于田章巷無居
人豈無居人巷無飲酒豈無飲酒巷無服馬豈無服馬
汾沮洳章美無度美無度美如英美如英美如玉美如
玉園有桃二章皆曰其誰知之其誰知之碩鼠三章則
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適彼樂國樂國樂國適彼樂郊
樂郊樂郊鴉鳩四章則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其帶伊
絲其帶伊絲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國人正是國人

如此之類未可更僕數然猶曰疊句耳不知古人韻亦重用如行露之首章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重二露字簡兮之卒章曰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重三人字株林之首章曰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重二林二南字然猶曰風也乃小雅大雅亦然六月之卒章曰飲御諸友又曰張仲孝友重二友字小雅大明之六章曰命此文王又曰篤生武王重二王字民勞之二章曰汔可小休又曰以爲王休重二休字板之六章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蕩之首章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皆重二辟字雲漢

之三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重二遺字不惟雅也頌亦然執競卒章曰威儀反反又曰福祿來反賚一章曰敷時繹思又曰於繹思此可見質有其文雖周猶爾況商道尚質而謂恐其重一商字乃易爲殷有是理乎請卽以商頌徵之那固其首篇也其二章曰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六句三韻疊用聲字奇絕千古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開章三句疊用雲字愈疊愈古乃有無知小學譏其率筆妄加塗竄何異蚍蜉撼大樹

也凡觀文字固須會意尤貴潛思不然與耳食何異此
皆學者所宜審余故長言之

解春集文鈔卷第九

